

當代名作選

(中國文學)

第一輯
第六種

寺

外

天馬書店印行

目次

大悲寺外·····	老舍（一）
復仇·····	黎錦明（三二）
蘭芝與仲卿·····	熊佛西（四八）

大悲寺外

老舍

黃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。這些年中，只要我在北平，我總忘不了去祭他的墓。自然我不能永遠在北平；別處的秋風使我倍加悲苦。祭黃先生的時節是重陽的前後，他是那時候死的。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責任；他是最欽佩敬愛的一位老師，雖然他待我未必與特別的同學有什麼分別；他愛我們全體的學生。可是，我年年願看看他的矮墓，在一株紅葉的楓樹下，離大悲寺不遠。

已經三年沒去了，生命不由自主的東奔西走，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夢中！

去年，也不記得爲了什麼事，我跑回去一次，只住了三天。雖然纔過了中秋，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；誰知道什麼時候纔能再有機會回去呢。自然上西山是專爲看黃先生的

墓。爲這件事，旁的事都可以攔在一邊；說真的，誰在北平三天能不想辦一萬樣事呢。

這種祭墓是極簡單的：只是我自己到了那裏而已，沒有紙錢，也沒有香與酒。黃先生不是個迷信的人，我也沒見他飲過酒。

從城裏到山上的途中，黃先生的一切顯現在我的心上。在我有口氣的時際，他是永生的。真的，在我心中，他是在死裏活着。每逢遇上個穿灰布大衫，胖胖的人，我總要細細看一眼。是的，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，因黃先生而成了對我個人的一種什麼象徵。甚至於有的時候與同學們聚餐，「黃先生呢？」常在我的舌尖上；我總以爲他是還活着。還不是這麼說，我應當說：我總以爲他不會死，不應該死，即使我知道他確是死了。

他爲什麼作學監呢？胖胖的，老穿着灰布大衫！他作什麼不比當學監強呢？可是，他竟自作爲了我們的學監；似乎是天命，不作學監他怎能在四十多歲便死了呢！

胖胖的，腦後折着三道肉印；我常想，理髮師一定要費不少的事，總能把那三道灣上

的短髮推淨。臉像個大肉葫蘆，就是我這樣敬愛他，也沒法否認他的臉不是招笑的。可是，那雙眼！上眼皮受着「胖」的影響，鬆鬆的下垂，把原是一對大眼睛變成了倆螳螂卵包似的，留個極小的縫兒射出無限度的黑亮。好像這兩道黑光，假如你單單的，看着牠們，把「胖」的一切註腳全勾銷了。那是一個胖人射給一個活動，靈敏，快樂的世界的兩道神光。他看着你的時候，這一點點黑珠就像是釘在你的心靈上，而後把你像條上了釣的小白魚，釣起在他自己發射出的慈祥寬厚光朗的空氣中。然後他笑了，極天真的一笑，你落在他的懷中，失去了你自己。那件鬆鬆裹着胖黃先生的灰布大衫，在這時節，變成了一件仙衣。在你沒看見這雙眼之前，假如你看他從遠處來了，他不過是團蠕蠕而動的灰色什麼東西。

無論是哪個同學想出去玩玩，而造個不十二分有傷於誠實的謊，去到黃先生那裏請假，黃先生先那麼一笑，不等你說完你的謊——好像唯恐你自己說漏了似的——便

極用心的用「蘇」字給填好「准假證」。但是，你必須去請假。私自離校是絕對不行的。凡關乎人情的，以人情的辦法辦；凡關乎校規的，校規是校規；這個胖胖的學監！

他沒有什麼學問，雖然他每晚必和學生們一同在自修室讀書；他讀的都是大本的書，他的筆記本也是龐大的，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傷損小巧精緻的書頁。他讀起書來，無論冬夏，頭上永遠冒着熱汗，他決不是聰明人。有時我偷眼看看他，他的眉，眼，嘴，好像都被書的神祕給迷住；看得出，他的牙是咬得很緊，因為他的腮上與太陽穴全微微的動彈；微微的，可是緊張。忽然，他那麼天真的一笑，嘆一口氣，用塊像小床單似的白手絹抹抹頭上的汗。

先不用說別的，就是這人情的不苟且與優用功已足使我敬愛他——多數的同學也因此愛他。稍有些心與腦的人，即使是個十五六歲的學生，像那時候的我與我的學友們，還能看不出他的溫和誠懇是出於天性的純厚，而同時又能絲毫不苟的負責是足以

表示他的溫厚，不是懦弱，還覺不出他是「我們」中的一個，不是「先生」們中的一個，因為他那種勞力讀書，爲讀書而着急，而出汗，而嘆氣，還不是正和我們一樣？

到了我們有了什麼學生們的小困難——在我們看是大而不易解決的——黃先生是第一個來安慰我們，假如他不能幫助我們，自然，他能幫忙的地方便在來安慰之前已經自動的作了。二十多年前的中學學監也不過是掙六十塊錢，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來，預備着幫助同學；即使我們都沒有經濟上的困難，他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會剩下。假如我們生了病，黃先生不但是慇懃的看顧，而且必拿來些水果，點心，或是小說，幾乎是偷偷的放在病學生的床上。

但是，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——他管束我們，宿舍不清潔，課後不去運動……都要挨他的雷，雖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淚作的雨點。

世界上，不，就說一個學校吧，哪能都是明白人呢。我們的同學裏很有些個厭惡黃先

生的。這並不因為他的愛心不普遍，也不是被誰看出去是不真誠，而是偉大與藐小的接觸，結果總是偉大的失敗，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偉大。這些同學們一樣的受過他的好處，知道他的偉大，但是他們不能愛他。他們受了他十樣的好處後而被他申斥了一陣，黃先生使變成頂可惡的。我一點也沒有因此而輕視他們的意思，我不過是說世上確有許多這樣的人。他們並不是不曉得好歹，而是他們的愛只限於愛自己；愛自己是溺愛，他們不肯受任何的責備。設若你救了他的命，而同時責勸了他幾句，他從此便永遠記着你的責備——爲是恨你——而忘了救命的恩惠。黃先生的大錯處是根本不當來作學監，不負責的學監有的是，可是黃先生與不負責永遠不能聯結在一處。不論他怎樣真誠，怎樣厚道，管束學生是握着一把蜜蜂的事。

他初來到學校，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，因為他與別位先生是那樣的相同。別位先生們至多不過是比書本多着張嘴的，我們佩服他們和佩服書籍差不多。即使他們

是活潑有趣的，在我們眼中也是另一種世界的活潑有趣，與我們並沒有多麼大的關係。黃先生是個「人」。他與別位先生幾乎完全不相同。他與我們在一處喫，一處睡，一處讀書。

半年之後，已經有些同學對他不滿意了，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規戒，有的是出於立異——人家說好，自己就偏說壞，表示自己有頭腦，別人是順竿兒爬的笨貨。

經過一次小風潮，愛他的與厭惡他的已各一半了。風潮的起始，與他完全無關。學生要在上課的時間開會了，他纔出來勸止，而落了個無理的干涉。他是個天真的人——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決，是否該在上課時間開會！幸而役與他意見相同的票的，多着三張！風潮雖然不久便平靜無事了，可是他的威信已減了一半。

因此，要頂他的人看出時機已到，再有一次風潮，他保管得滾。謀着以教師兼學監的人至少有一位。其中最活動的是我們的手工教師，一個用嘴與舌活着的人，除了也是胖

子，他和黃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極。在教室上他曾說過，有人給他每月八百圓，就是提夜盞也是美差。有許多學生喜歡他，因為上他的課時就是睡覺也能得八十幾分。他要是作學監！大家豈不是入了天國！每天晚上，自從那次小風潮後，他的屋中有小的會議。不久，在這小會議中種的子粒便開了花。校長處有人控告黃先生，黑板上常見「胖牛」、「老山藥蛋」……

同時，有的學生也向黃先生報告這些消息。忽然黃先生請了一天的假。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時候，校長來了，對大家訓話，說黃先生向他辭職，但是沒有准他。末後，校長說，「有不喜歡這位好學監的，請退學；大家都不喜歡他呢，我與他一同辭職。」大家誰也沒說什麼。可是校長前脚出去，後脚一羣同學便到手工教員屋中去開緊急會議。

第三天上黃先生又照常辦事了，臉上可是好像瘦減了一圈。在上午課後他召集全體學生訓話，到會的也就是半數。他好像是要說許多許多的話似的，及至到了台上，他第

一個微笑就沒笑出來，楞了半天，他極低細的說了一句：「咱們彼此原諒吧！」沒說第二句。

暑假後，廢除月考的運動一天擴大一天。在重陽前，炸彈爆發了。英文教員要致，學生們不考；教員下了班，後面追隨着極不好聽的話。及至事情鬧到校長那裏去，問題便由罷考改為撤換英文教員，因為校長無論如何也要維持月考的制度。雖然有幾位主張連校長一齊推倒的，可是多數人願意先由撤換教員作起。既不向校長作戰，自然罷考須暫放在一邊。這個時節，已經有人警告了黃先生：「別往自己身上攏！」

可是誰叫黃先生是學監呢！他必得維持學校的秩序。

況且，有人設法使風潮往他身上轉來呢。

校長不答應撤換教員。有人傳出來，在職教員會議時，黃先生主張嚴辦學生，黃先生勸告教員合作以便抵抗學生，黃學監……

風潮又轉了方向，黃學監，已經不是英文教員，是炮火的目標。

黃先生還終日與學生們來往，勸告，解說，笑與淚交替的揭露着天真與誠意。有什麼用呢？

學生中不反對月考的是不敢發言。依違兩可的是與其說和平的話不如說激烈的，以使得同學的歡心與讚揚。這樣，就是敬愛黃先生的連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；風潮像個魔咒捆住了全校。

我在街上遇見了他。

「黃先生，請你小心點，」我說。

「當然的，」我那麼一笑。

「你知道風潮已轉了方向？」

他點了點頭，又那麼一笑，「我是學監！」

「今天晚上大概又開全體大會，先生最好不用去。」

「可是，我是學監！」

「他們也許動武呢！」

「打『我』？」他的顏色變了。

我看得出，他沒想到學生要打他；他的自信力太大。可是同時他並不是不怕危險。他是個「人」，不是鐵石作的英雄——因此我愛他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他好似是詰問着他自己的良心呢。

「有人在後面指揮。」

「啊！」可是他並沒有明白我的意思，據我看，他緊跟着問：「假如我去勸告他們，也打我？」

我的淚幾乎落下來。他問得那麼天真，幾乎是兒氣的；始終以爲善意待人是不會錯

的。他想不到世界上會有手工教員那樣的人。

「頂好是不到會場去。無論怎樣！」

「可是，我是學監？我去勸告他們就是了；勸告是惹不出事來的。謝謝你！」

我楞在那兒了。眼看着一個人因責任而犧牲，可是一點也沒覺到他是去犧牲——一聽見「打」字便變了顏色，而仍然不退縮！我看得出，此刻他決不想辭職了，因為他不能在學校正極紊亂時候抽身一走。「我是學監！」我至今忘不了這一句話，和那四個字的聲調。

外

寺

果然晚間開了大會。我與四五個最敬愛黃先生的同學，故意坐在離講台最近的地方。我們計議好：真要是打起來，我們可以設法保護他。

開會五分鐘後，黃先生推門進來了。屋中連個大氣也聽不見了。主席正在報告由手工教員傳來的消息——就是宣佈學監的罪案——學監進來了！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

止了一會兒。

黃先生的眼好似被燈光照得一時不能睜開了，他低着頭，像盲人似的輕輕關好了門。他的眼睜開了，用那對慈善與寬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衆。他的面色是，也許因爲燈光太強，有些灰白。他向講台那邊挪了兩步，一脚登着台沿，微笑了一下。

「諸位同學，我是以一個朋友，不是學監的地位，來和大家說幾句話！」

「假冒爲善！」

「漢奸！」

後邊有人喊。

黃先生的頭低下去。他萬也想不到被人這樣罵他。他決不是恨這樣罵他的人，而是懷疑了自己，自己到底是不真誠，不然……

這一低頭要了他的命。

他一進來的時候，大家居然能那樣靜寂，我心裏說，到底大家還是敬畏他；他沒危險了。這一低頭，完了，大家以為他是被罵對了，羞愧了。

「打他！」這是一個與手工教員最親近的學友喊的，我記得跟着：「打！」「打！」後面的全立起來。我們四五個人彼此按了按膝，「不要動」的暗號；我們一動，可就全亂了。我喊了一句。

「出去！」故意的喊得很難聽，其實是個善意的暗示。

他要是出去——他離門只有兩三步遠——管保沒有事了，因為我們四五個人至少可以把後面的人堵住一會兒。

可是黃先生沒動！好像蓄足了力量，他猛然抬起頭來。他的眼神極可怕了。可是不到半分鐘，他又低下頭去，似乎用極大的懺悔，矯正他的要發脾氣。他是個「人」，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。我明白他那心中的變動：冷不防的被人罵了，自己懷疑自

己是否正道；他的心告訴他——無愧；在這個時節，後面喊「打！」他怒了，不應發怒，他們是些年青的學生——又低下頭去。

隨着這第二次低頭，「打」成了一片暴雨。

假如他真怒起來，誰也不敢先下手；可是他又低下頭去——就是這麼着，也還只聽見喊打，而並沒有人向前。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，實在是因為多數——大多數——人心中有了一句：「憑什麼打這個老實人呢？」自然，主席的報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，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黃先生以前的一切；況且還有些人知道報告是由一派人造出來的。

我又喊了聲，「出去！」我知道「滾」是更合適的，在這種場面上，但怎忍得出口呢！黃先生還是沒動。他的頭又抬起來：臉上有點笑意，眼中微濕，就像個忠厚的小兒看着一個老虎，又愛又有點怕。

忽然由窗外飛進一塊磚，帶着碎玻璃鱗兒，像顆橫飛的彗星，打在他的太陽穴上。登